

苏诀
著

画骨香

前世，你为他众叛亲离
今生，我为你画骨重生

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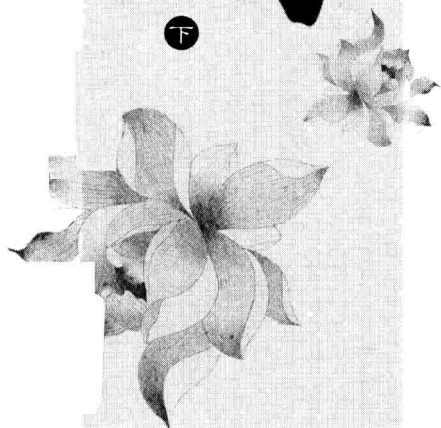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苏诀
著

前世，你为他众叛亲离
今生，我为你画骨重生

画骨香

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骨香 / 苏诀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 12
ISBN 978-7-5500-1598-2

I. ①画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9986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画骨香
作 者 苏 诀
责任编辑 王丰林 陈 蓉 苏双鸽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980mm 1 / 16
印 张 41
字 数 613千字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598-2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5-456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 录



第三卷 八重櫻

第一章 櫻妖绯悠閑	003
第二章 繁华笙歌落	035
第三章 迤邐泼茶香	064
第四章 江山日暮远	099
第五章 皎皎月中天	130

第四卷 千秋雪

第一章 风情花月浓	169
第二章 韶光日月浅	186
第三章 烽火照西京	2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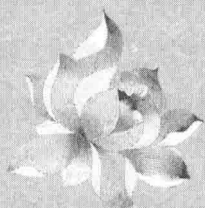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卷 战长离

第一章 故人凌帝襄	261
第二章 魔女战姝妤	277
第三章 决战神女峰	296
番外 长离	328

第三卷

·

八重櫻



十里笙歌轻欢场，寂寞烟花一世凉。

——八重櫻

▲

第一章

樱妖绯悠闲

▼

在水路辗转了十几天，将近深夜，他们才回到明月居。

几个月不见，明月居里的景致萧条了许多，树木枯黄，簌簌地向下掉着叶子，莲池内的荷花已经凋谢，只剩下几截荷叶梗子孤零零地矗立在水面之上，一派初冬景象。

云皎和云初末绕过碧莲池子，很快就来到了庭院，他们望着前方的情景顿了脚步，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，不远处的屋檐下挂着十几盏大红灯笼，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，微弱的光影倒映在水池中，晕出了一片绯红，一幅诡异而又美丽的景象。

他们向前走了几步，小心翼翼地警惕观察着四周，几乎是同时，目光锁定在屋顶之上，昏暗的夜色中，依稀可以看到那里躺着一个女子。

云皎顿时心生诧异，莫不是趁他们不在，有人闯进明月居里来了？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，明月居的结界与云初末紧密相连，若是有人强行破除结界，他可能会不知道，除非这个女子与云初末有着某种关联，结界感受不到自己受到威胁，于是就主动放她进来了。

她正想着，忽然听到一阵轻笑声，回荡在寂静的午夜，像是清脆悦耳的银铃，再次抬眸看去时，只见那个女子已经坐起了身，悠然慵懒地靠在屋顶的屋脊



上，单手撑着头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微笑，准确一点说，是注视着云初末微笑。

她的身侧顿时升起血红的灵力，在夜空中凝聚成十几只赤红的蝴蝶，翩然飞舞在她的周围，像是新生的婴孩眷恋自己的母亲，雀跃而又亲昵，然而下一刻，又像是受到了某些指引般，在夜空中迅速地成长变大，露出湿热血腥的獠牙，疯狂地朝他们扑了过来。

云皎激灵了一下，连忙躲在云初末的身后，只见云初末不紧不慢地挥手，几道流紫的光辉划破夜空，将那些蝴蝶瞬间撕成了两半，最终消逝在黑暗中。

那女子掩袖轻轻笑了，足尖轻点翩然掠下屋顶，轻盈的身姿落在他们面前，她伸手在云初末的脸上捏了一下，语气似乎是在抱怨道：“开个玩笑嘛，干什么这么认真？”

云皎瞪大了眼睛，要知道，过去的一百多年里，无论是遇到多么强大的妖魔鬼怪，都没有一个胆敢上前捏云初末的脸，当然人家只是来明月居画骨重生的，也没有那个闲心和雅致去捏他的脸，可是……连她都不敢的好不好？

云皎以一种近于崇拜的目光望着这个女子，透过昏暗的灯火，这才看清了她的容貌。

这女子身着一袭赤红的衣裙，她的容颜妖冶艳丽，眸光潋潋倒映着月色的幽凉，及腰长发仅用几支黑羽绾着，无论从哪个角度，无论怎么看，都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丽。此时她的视线紧紧锁定着云初末，红唇嫣然荡开在午夜中，邪恶妖艳，宛若悄然绽放的勾人心魄的罂粟。

云初末与她对视了一会儿，立即扭头道：“此人多半有病，不用理她！”说着，绕过那个女子，拉着云皎就往屋子里走。

那女子的身形一闪，翩然挡在了他们的面前，她望着云初末的眼神里充满了委屈和哀怨，很是无辜地嘟着嘴：“长离，见到姐姐竟然都不知道问候一声吗？”

她的身上泛着幽香，冷冽阴寒，却又沁人心脾，发间的黑羽依次错开，妖艳之中又有几分尊贵孤冷的味道。云皎望着她很吃惊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女子是灵，而且是一个修为很高的灵，不过令她感到吃惊的不是这个——

云初末，有姐姐？

云初末这个人，向来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即使对方是他的姐姐也不例外，他望着那个女子的目光疏冷，没有一点亲昵的样子，就连语气也很不好：“是谁放你出来的？”

那女子扑哧一声笑了，声音像是静静划过潭水的轻羽，美丽的容颜蛊惑而妖魅，偏偏又带着孩子气的天真。她的双手背在身后，微微仰起脸像是撒娇般：“你猜？”

云初末眯了眯眼睛，注视着眼前的女子，竟有些警惕的意味：“在我动手之前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，现在就怎么回去。”

看到弟弟竟然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，这女子撇了撇嘴，神情越发凄楚动人，不过好在从前受到的冷遇太多，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恢复过来，并且极有效率地注意到云初末身边的云皎，一双漂亮的眼睛差点放光：“咦，好有趣的小丫头呢，是留作食物吃的吗？”

说话间，她的手已经朝云皎伸了过去，云初末眼疾手快地把云皎拉在身后，挺身挡在前面，他的脸色沉郁，连语气都阴寒了不少：“阴婉娜，你看起来急着想死呢！”

阴婉娜又撇了撇嘴，讪讪地缩回手，板着脸似乎很不高兴：“长离，你这样护着一个小丫头，让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好生吃醋呢！”

云初末的神情在夜色中有些晦暗不明，他的语气疏冷，越发地警惕且充满敌意：“我再问一遍，是谁放你出来的？”

阴婉娜轻轻笑了，似是沾沾自喜般：“这个啊，是我自己出来的啊，你们都不在，留下我一个人多孤单。”

云皎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，虽然还是很害怕，不过念在对方是云初末的姐姐，她的心里稍微宽慰了一些，灵动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女子，突然发现对方也在漫不经心地含笑看着她，又连忙受惊地缩了回去，心中小鹿乱撞，生怕这个灵会把她当作食物吃掉了。

阴婉娜顷刻被她逗笑了，她的语气悠然而慵懒：“小丫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方才是同你玩的，嗯……长离可以给我做证，我从来都不吃人的，只会跟他们做好朋友。”



云皎讪讪地哦了一声，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要不要进屋说话呀？我们可以坐下来喝喝茶，聊聊天，顺便谈谈人生。”

阴婉娜手指抵着下巴，很认真地思考了这个建议，紧接着又摇了摇头，不晓得有多么遗憾：“不了，我一会儿就要走了。”她顿了顿，看向云初末的眼里在笑，像是讨好一般，“我知道在人类的世界里，不请自来是不礼貌的，所以我在屋外等了你一个多月。”

云初末面无表情地扯了扯唇角：“所以？”

阴婉娜再度受到了冷遇，她很委屈地撇了撇嘴，伸手搂住云初末的脖子，软语嗲着：“你都不会想念我吗？我可是你的姐姐！”

面对姐姐的刻意讨好，云初末的表现很是淡定，他的语气不变：“在我动手之前，把你的手拿开，否则左手慢了左手断，右手慢了右手少一半。”

阴婉娜迅速地把手缩了回去，哀怨不满地注视着云初末，忽然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，又轻轻地笑了起来：“我来，是要恭贺你一件好事。”

云初末面无表情，语气很干脆：“说。”

阴婉娜不紧不慢地捋着鬓边的发丝，悠然道：“我路过妖林的时候，听说绯悠闲那个女人正在到处追杀你，嗯……应该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了。”

云皎一呆，望着阴婉娜差点惊掉了下巴，弟弟被人追杀，这是值得恭贺的好事？这位确定是亲姐姐？只听云初末冷哼了一声，阴阳怪气地答：“还真是值得恭贺呢！”

云皎很是消沉地叹了口气，顿时觉得无比汗颜，嗯，还真是亲姐姐。

阴婉娜还想上前去捏云初末的脸，但一想到他刚才的威胁，又很识相地缩了回去，只是掩面做出哭泣的样子，痛不欲生道：“绯悠闲那个女人修为这样高强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，若是你出了意外，我这个当姐姐的，以后可如何活得下去？”

云初末闻言冷哼道：“口是心非。”

话音刚落，果然见阴婉娜欢天喜地地笑了起来，她注视着云初末，漫不经心地轻念着：“好啊，那我就期待你被绯悠闲杀掉的那天，到时候，姐姐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”

云初末斜了她一眼，没有吭声，拉着云皎迈步往屋子里走，而庭院里，红衣女子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诡艳妖娆地轻笑着，潋潋的眼眸中却清冷分明，赤红的灵力肆虐，她的身形悄然消失在夜色中，很快不见了踪影。

阴婉姘的到来，并没有打破明月居里的平静，他们还是一如往日那般生活，丝毫没有因为云初末将要被谁追杀而扰乱了现在的安宁。

回家的感觉优哉游哉，至少云皎不用风餐露宿，为生活质量发愁，连觉也睡得特别香甜，于是第二天清晨，她精神抖擞地去云初末的房间，见太阳都已经变得金灿灿，他居然还没有起床，便恨铁不成钢地上前叫他：“云初末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，你居然还不起来！”

她伸手撩开床帐，只见云初末迷迷糊糊地从被褥中钻出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小缝看她，又懒洋洋地缩了回去，顺势翻身打了一个呵欠，背对着她语气闷闷地道：“不要！”

其实云初末一直有赖床的毛病，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，云皎每天都要花费大把力气与他的瞌睡虫做斗争，不然他准能从五更鸡鸣睡到日上三竿，再拖拉到太阳西沉才肯慢吞吞地爬起来，可怜兮兮地到厨房里找东西吃，倘若一个姑娘家有这个特征，人家还会觉得可爱，可是他这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，也不知道是妖怪还是邪魔的大浑蛋，当真让人有种想要揍扁他的冲动。

云皎倾过身去，伸手去拽他的被子，企图把他闹起来，不料云初末反手一揽，把被子紧紧抱在怀里，还很有先见之明地伸出一条腿，死死压住了被褥的另一头，精神困顿地打了一个呵欠，侧躺在床榻上睡得雷打不动，任她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拉不动分毫。

见他还不愿意起来，云皎索性直接跪在床榻上，用力摇啊摇，探出脑袋去喊他：“云初末云初末，你还要不要吃饭了？”

云初末无意识地皱了皱眉，随即翻了个身，躺在床榻上望着云皎，语气定定地道：“有没有不用起床、不用洗漱就可以吃的饭？”

云皎听此，立即愤愤地指责道：“我看你还是饿着比较好！”

她气呼呼往后挪着，准备从床榻上退下去，不料某人却很恶劣地挥开她支撑身体的手，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突然一花，那个某人瞬间就把她压在了身



下，阴柔精致的眉眼映在眼前，还带着若有若无戏谑的笑意，伸手抚上了她的脸：“眼前就有一个。”

想起昨天晚上阴婉娜的话，云皎大惊失色，手指哆哆嗦嗦地去推云初末，委屈祈求的声音都快哭了：“云初末，我可以给你做饭，给你洗衣服，还能帮你施法，替你煎药，我可以做那么多事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吃我……”

云初末一怔，他的笑容在脸上瞬间荡开，金灿灿的，跟朵太阳花儿似的，手指轻轻划过云皎的脸颊，似乎没好气道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他站起身，顺手拿过架子上的衣袍，便迈步朝着外室走去了，云皎也赶忙站起来，屁颠屁颠地跟上他的脚步，神色严肃，好像在说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般：

“可是昨天晚上，那个……那个姐姐说我是食物！”

云初末闻言顿住了脚步，他转头看向了云皎，沉默了片刻：“不是。”

听到他的话，云皎顿时优越感十足，并且得寸进尺、蹬鼻子上脸地问：“那我是什么？”

注视着她喜气洋洋的脸，以及满怀期待的讨好表情，云初末默默斟酌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出言打击：“显然，你只是宠物。”说完，一脸坏笑地迈步离开了，肩膀笑得一抖一抖的，看上去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。

云皎怔在原地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简直气到想跺脚：“你你你……云初末你给我站住！”

云初末迈过门槛的脚一顿，他的唇角勾起暖暖的笑意，细不可闻地说了一句：“笨蛋……”

眼前是卖相极好的粥和热气腾腾的芙蓉包子，云初末已经洗漱完毕，迈步来到庭院的石桌边，掀了掀衣摆，气定神闲地坐下来喝粥。隐约感觉到有个视线在注视着自己，他将手里的碗移开了一些，正对上云皎直勾勾的眼神，没好气道：“干吗？”

云皎双手撑着脑袋，正望着云初末失神，忽然听到他的询问，不由得激灵了一下，眼珠一转，露出最讨人喜欢的笑脸：“云初末，你觉得今天这个粥怎么样？”

云初末淡淡地瞥了一眼，看向她点点头：“很好。”

闻言，云皎沾沾自喜了好一会儿，有些心虚地问：“你确定是很好，而不是非常好吗？”

见到云初末逐渐深沉的表情，她立即坐直了，小身板临危不乱，神情甚是严肃：“我说着玩的，你一点也不用在意，真的！”

云初末没好气地斜了她一眼，将碗搁在桌子上，伸手捏过一个包子，刚吃了几口，又觉得某个视线在注视着自己，他叹了口气，索性把包子扔了回去，拿出手帕细致地擦了擦手指，又顺势掀了掀衣摆，摆出“我要和你谈谈”的姿势，看向云皎问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嗯？”云皎再次回过神来，对上云初末的目光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无辜，“没有啊，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。”

“云皎！”云初末的神色俨然，连语气都威严了不少。

云皎立即心虚地低下了头，差点伸出小手抱脑袋，低声嗫嚅着：“我我我……我是想问你……这个包子好不好吃！”斩钉截铁地扔下这么一句，云皎轻轻呼了一口气，她抬头看向云初末，露出了天真可爱的笑脸，但见对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，显然不相信她的话。

她默默地注视着云初末，水灵灵的大眼睛眨啊眨的，与云初末对视了良久，最终还是败下阵来，很是苦恼地撑着头，微微嘟着嘴：“好吧好吧，其实我是想问你关于那位姐姐的事情。”

云初末叹了口气，伸手在她的头上敲了一记，没好气道：“你拐弯抹角这半天，就是为了这个？”

云皎的眼眸清澈，笑得很讨人喜欢：“人家比较委婉嘛！”

云初末注视着她，脸上憋着笑意，凉凉道：“是吗？”

云皎很不服气地嘟着嘴，闷闷地嘀咕道：“而且就算我问了，你也不一定会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还要问！”

云初末跷着二郎腿，气定神闲中又痞气十足，不咸不淡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啊——”云皎傻傻回过神，对上云初末清冷的目光，连忙道，“我说云初末你温柔可爱又可亲，修为又高，待人也很好……”



云初末不可忍受地闭了闭眼睛，拎着衣摆站起来要走，云皎眼疾手快拉住他的衣袖，抬头看向云初末，迟疑了一会儿：“昨晚那个姐姐……是灵吧？”

云初末闻言，缓缓坐了下来。他将折扇拿在手里把玩，虽然现在已是初冬，早就用不到扇子，但关键时刻拿在手里，还能当作打击某人的“武器”，省事又省力，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算是默认了这件事。

云皎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，试探地问道：“那个姐姐，真的是你的姐姐？”

云初末淡淡瞥了她一眼，完全不知道她想说什么，面无表情地思索了一会儿，才不冷不热地回答道：“算是吧。”

云皎听此，赶紧挪了挪位子，在他的旁边坐下来，伸手拉住他的衣袖：“什么叫算是吧，难道还有可能不是？”

云初末斜睨了她一眼，甚是嫌弃地拿着扇子把她的手噼里啪啦地敲下去，他侧身挪了一个位子，与云皎划清界限，漫不经心说道：“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创生的，她比我早，自然算是我的姐姐。”

云皎顿时双眼放光，既然那个女子是灵，而且是云初末的姐姐，也就是说，云初末的原身也是灵，可是同时她又很疑惑，既然她能看出阴婉嫫的原身，为什么就不能看出云初末的呢？她看向云初末，近于讨好般：“那你的原身是什么？也是灵吗？”

云初末打量了她一会儿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，他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，语气很恶劣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云皎很生气，云皎很愤怒，不服气地指责道：“是你说只要我问，就什么都告诉我的！”

云初末已经站起身来，吃饱喝足后十分舒坦地伸了伸懒腰，同时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样说过。”

“你你你……”云皎简直气得想跺脚，她要站起身来，又被对方拿着扇子给按了下去，云初末的折扇压住她的肩膀，微微倾着身体，对上云皎无辜水灵的大眼睛：“从今天起，一天只准问三个问题，回不回答看我心情，不然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，折扇挑着云皎的下巴，居高临下地望着她：“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”

云皎立即识相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纯良无辜的大眼睛瞪着他，不情不愿的表情里满是幽怨和委屈，偏偏这副模样又显得十分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再欺负一番。

云初末的唇角噙着笑意，果然伸手捏了捏云皎的脸颊，微凉的手指轻轻划了过去，宠溺的语气里带着些许无可奈何：“笨蛋……”

他说完，便打着呵欠摇头晃脑地走了，留下云皎坐在石桌边，身形惨淡，背影凄凉，被他的最后一句话打击得体无完肤，她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，还是觉得很生气，又咬牙切齿地跺了跺脚。

早已走了很远的云初末，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，果然见到云皎气到跳脚的模样，清冷疏离的容颜里，顷刻绽放出温暖的笑容，像是三月里的阳光，温暖和煦，让天地都失去了颜色。

万物生灵，皆以精元为本，魂力固守三魂七魄注入血肉之躯，便成就了生命，然而在这世间，有一种东西却是例外，他们没有精元，没有魂魄，仅是一缕思想和灵力组合的灵体，因此不具有正常的生命，无法经历生死，更无法堕入轮回，这种东西便是灵。

上古传闻，洪荒时期，天力浓郁异常，一草一木皆有可能修炼成仙魔妖邪，甚至有些死物，因为常年经受天力的滋养，不知不觉中有了感情和智慧，思想与灵力长期融合，就很有可能从中孕育出灵，不过这种灵只能寄宿在孕育它的物件中，倘若那个物件损坏或者毁灭了，它也会跟着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，甚至会永远消亡，阴婉姍便是这样的灵，而云初末，也很可能。

这些天，困扰云皎的总共有两个问题，且这两个问题迟迟得不到答案，竟让她有种茶饭不思、郁郁寡欢的消沉感。云初末的原身十有八九是灵，虽然他不说，她大致也能猜得出来，倒是另有一件事，若是不打探清楚，她晚上睡觉都不能安稳。

阴婉姍那日说，有个叫绯悠闲的女人正在追杀云初末，而且对方还修为高强，很有可能会置云初末于死地，云初末当时并没有否认，想来应该是真的了。

于是，云皎很郁闷，云皎很担忧，绯悠闲是谁？和云初末有着怎样的仇恨？她真的有可能杀死云初末吗？



她在房间里绞尽脑汁地想了好久，最终觉悟到自己就算想破脑袋也不会有任何进展，若要得到答案，还得从云初末那边下功夫，想到前两日门口大街上飞来几只野鸡，被她很好运地捉住一只，又想到几个时辰前，卖菜的大妈送给她一把蘑菇，于是云皎很有效率地走到厨房，将野鸡剁剁做了一锅鲜嫩肥美的野鸡炖蘑菇，屁颠屁颠地端去云初末的书房。

此时，云初末正在书房里看书，暖阳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，皎白的素衣折射出的光芒，映得侧脸越发清俊白皙，犹若白玉雕琢一般。

云皎端着砂锅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房的木桌上，见云初末正斜靠在椅背上，偏着头专心致志地看书，于是蹑手蹑脚地从后面接近，打算吓他一下。

她走了几步，在距离云初末不远的地方，刚想抬手朝他扑上去，就听见云初末不咸不淡的声音：“做什么？”

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书本，却轻易地揭穿了她的不小心思，云皎微微嘟着嘴，显得有些失望，闷闷地哦了一声：“我炖了野鸡和蘑菇，你要不要过来吃？”

云初末不甚在意地笑了笑，装模作样地又翻了书页，气定神闲地语气道：“如果某人可以端到我面前来，说不定我会勉强尝一尝。”

云皎恨得牙痒痒，没好气道：“让你这么勉强，真是不好意思哦。”

云初末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整个人清闲地靠在后面的梨花木椅上，眼眸望着她似乎在笑，煞有介事道：“自家人，不用客气。”

云皎细不可闻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往木桌边走去，她小心翼翼地给他盛了一碗，当真端到云初末的面前来，蹲下趴在他的腿上，看着云初末拿着汤勺轻荡，抿唇喝了一口，满怀期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云初末点点头：“还不错。”他把碗搁在书案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她，“说吧，这次又想问什么事情？”

云皎顿时心虚，连忙摇手道：“没有没有，就是看到你最近辛苦，所以特意炖来给你补身体的。”

云初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脸上带着笑意轻飘飘地道：“没想到你这么有心。”

云皎顿时露出讨喜的笑容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无辜又可爱：“其实我不仅有

心，还有很多优点，你以后会慢慢发现的。”

得寸进尺、蹬鼻子上脸的人最是可恶，而云皎更是这些人中的典型，云初末注视着她沾沾自喜的小脸，终于忍不住打击：“我刚才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云皎立即被打击得抬不起头来，她很是消沉委屈地哦了一声，嘟着嘴闷闷道：“我刚才也是随便说说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云初末很是受用地点头，保持着单手支颐的姿势未变，十分淡定地道：“你若没有别的事，我要看书了。”

云皎蹲在他的身边，仰头看着他，眼珠一转趁机道：“云初末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”

云初末打了一个呵欠，言简意赅：“说。”

云皎露出很讨人喜欢的笑脸，眼睛弯弯像月牙：“你觉不觉得明月居的结界需要加固一下，万一有什么……特别的人闯进来，就不好了。”

云初末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语气淡淡地道：“你觉得这个特别的人，会是谁呢？”

云皎手指抵着下巴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“比如你以前得罪了什么人，人家正在千里迢迢地赶来追杀之类的。”

她顿了顿，觉得刚才那句话说得有些不妥，听起来好像云初末很不受待见、很被动似的，于是话锋一转，斩钉截铁道：“自然，以你的品行和修为，是不会得罪什么人，也不怕什么人来追杀你的，不过正所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像我们这种正派的人，是不屑于与那等小人纠缠恶斗的……”

她把吧嗒吧嗒说一大堆，无非是想把云初末夸成天上有、地下无、英明神武、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而且大英雄是从来不会与那等小人计较的，然后她不仅可以劝说云初末把结界的力量加强，还能趁机问关于绯悠闲的事，过渡自然、衔接有序，丝毫看不出拍马屁和套话的嫌疑。

云初末注视着她，良久才道：“其实，你是想来问绯悠闲的事吧。”

云皎的身子一歪，连忙扶住他的腿稳住了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脸皮，露出最纯良无辜的表情：“有吗，如果你那么想说的话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”